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拓展读本

李彬 李漫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拓展读本

李彬 李漫 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文章集中体现了当今的前沿探索与理论思考,内容分为新闻篇、政治篇、经济篇、社会篇、思潮篇、文化篇和国际篇,文章观点独到,思想深刻,发人深省,有助于读者深刻、全面而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李彬,李漫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

(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

ISBN 978-7-302-16483-8

I. 马… II. ①李… ②李… III.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材 IV. A81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866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购热线:010-62786544

投稿咨询:010-62772015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印 刷 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235 印张:34.75 字数:674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48.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7144-01

如有来生，还做记者

——谈新闻记者的修养

□ 范敬宜*

题解：2001年6月，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范敬宜，在清华大学第一个新闻专业本科班即“新闻9班”开办仪式上做了一次演讲，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从此，“如有来生，还做记者”便成为清华新闻学子的一句座右铭。本文经2000级研究生刘鉴强记录整理，刊发于《新闻记者》2002年第6期。

2002年4月2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受聘担任首任院长。此前，范敬宜曾来到清华大学，与新闻本科班的同学座谈。范敬宜通过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做一个记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热爱新闻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当天，听课的同学在“水木清华BBS”上称赞范敬宜“风趣的谈吐，真挚的爱心”，是一位“可爱的长者”。下面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地方，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出了一份手抄的《静园新闻报》，版式是学《申报》和《大公报》。所以我工作以后，不用学就会画版——不到10岁我就会了。我把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偷偷把小报塞进邻居的门缝里。邻居们很奇怪：“谁把我家的隐私写下来了？”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姓王的，为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回来的时候，经常在家门外偷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

我195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去华东师大当助教的机会，对家里撒谎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就坐上火车直奔东北，成了《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的记者。

可是，记者没做几年，1957年的时候，我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我又被下放到全国最贫困的朝阳山区。我想也许这辈子是再也做不成记者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个工厂或农场里做黑板报的编辑。

1975年我们去大寨学习，回来时经过北京，在郊外住一个晚上。我跑了好远的路去王府井人民日报社看我的同学。等我晚上到了人民日报社，门卫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进不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哪还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那天晚上，我就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徘徊了一夜，把那天的报纸从头至尾看了个遍。那天是10月5日，我记得清清楚楚。望着人民日报社楼上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戏剧性的是，18年后我成了《人民日报》总编辑。

我现在不在职了，可每天都要写东西。因为我离不开新闻，新闻是一种最具有魅力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这样报道对社会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很不容易。我在当总编辑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同志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讲，不能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拿过来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了一面，没有了解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社会效果。很多年轻同志在学校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了解西方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区别，进报社后不得不“回炉”学习。你们应该在学校里就解决好这个问题。

西方新闻学老讲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中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不反对新闻自由，只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新闻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有一次，一个美国新闻团来人民日报社，走时有个人看见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的照片，问我：“江泽民主席来说什么？”

我说：“要求我们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

他傲慢地说：“任何国家的领袖都会这样要求报纸，可是我们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

他要说明他们办报有自由。我说：“你可能不必听克林顿的，但你敢不听你们董事长的吗？”

他耸耸肩膀笑了。

我到韩国访问时，一位报纸总编辑陪我去见韩国总理。在总理面前，这位总编辑跷着腿，表现得很傲慢。但当天晚上他的董事长来了，他立刻站在一旁，毕恭毕敬的。董事长因为对当天的报纸不满意，把报纸“刷”的一声扔给他，他也是点头哈腰的。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这世上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面，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限制，如果不要这个“框框”，那只有冻死。我们的新闻有我们的要求，但这并不能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就算有框子，也要提高水平，提高了水平，照样能很好地发挥。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可以在一张八仙桌底下打完一套猴拳而碰不到桌子腿，这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有个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在《辽宁日报》当副总编辑。那时候我对总编的理解是：“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比如提倡写“好而短”的新闻，我就做样子，把本来可以写成五六千字的，写成五六百字。

第二阶段是在《经济日报》当总编辑。那时候认为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出好点子。

而且,光靠一个人,甚至光靠编委会那几个“头头”,是出不来多少好点子的,要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才能有用不完的点子。所以那时候北京新闻界有个说法,是“人民日报的牌子,经济日报的点子”。对此我很得意。

但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第三阶段,我到了人民日报社后,才意识到老总最重要的素质是把握导向,把握“度”。这就像一个船长,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优哉游哉,但一旦海浪翻涌,你就要掌好舵,否则也许会全军覆没。这时你再能带头写稿子、再能发动大家想点子,也不管用了。

江总书记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没有经历前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很难理解,我听了这话之后,感觉特别正确。

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是一个文字匠

怎样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呢?

首先是要了解大局。我们倡导“政治家办报”,那么政治家的特点是什么?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而作出正确判断。诸葛亮祠堂前有副对联,里面有这样的话:“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就是说,不了解形势是作不出正确决断的。大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我们大力宣传思想解放一些,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后来,思想解放有些出格了,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思想僵化的苗头,改革开放一度停滞不前,小平同志南巡,重新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掌握不好,就会犯导向错误。而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能是一个文字匠。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报道就是唱“四季歌”:春种、夏锄、秋收、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去农村了解“夏锄”情况。去了两天以后发现,上午10点来钟的时候,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而在承包以前当时的报道都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实际上那时大家磨洋工,不出活,反正是吃“大锅饭”,“干不干,一毛半”,一天就挣一毛五的工分。

为什么现在地里没有人了呢?在承包以前,人们都是八九点才出工,而现在包产到户了,人们早上四点就出工,等天大亮时已经收工回家了。以前认为带来活力是“红旗飘飘,人山人海”,而现在却正相反。如果不了解大局,不了解以前的状况,就抓不住这个有时代特点的好新闻。我就此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短新闻《田野静悄悄,地静苗情好》,结尾是这样写的:“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时,看见四五个妇女背着锄头急匆匆地从地里赶回来,一边走一边说:‘快点,还来得及听《隋唐》呢。’”

这篇报道得了一个奖，可我也为此牺牲了一条腿。我急急忙忙地提前赶回报社交稿，中途火车颠覆，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也是那一年，我到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宣传部的干事陪我到了公社办公室，一看那儿破破烂烂的，炕上的席子黑得看不出是什么做的，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公社秘书一看我们去了很高兴，说：“你们就住这个炕上，帮我接电话，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回家看看。”

我们在那儿一住几天没发现什么新闻线索，到了第三天睡觉醒过来，我问那个干事：“你发现什么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我可发现大新闻了。这三天，我们接到过一个电话没有？有一个来上访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大新闻。”

我知道，像这样的穷困乡，在过去晚上电话很忙，不是大搞形式主义，催进度、要报表，就是上访、吵架。越穷的地方越出问题，邻里之间为了一个鸡蛋也会打起来。这个说“我家的鸡下蛋下到你们家了”，那个说“没有”。好，那就打架。有一个地方为这种事出了三条人命。

我们找来了公社老秘书，问他以前的情况。他说以前根本睡不着觉，电话不断，只好把电话放到枕头边上。早上老百姓一大早就来“堵被窝”，上访，要饭吃，哪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安稳稳。承包以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少了。

我于是写了一篇400字的报道《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那位干事对我说：“这篇新闻是睡出来的。”为什么能“睡”出来，就因为脑子里有农村的大局。

将来同学们做记者，要学习很多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大局，知道中央在干什么？最近刚刚开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的什么？全国科技大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不看报”，你不看报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你不看报怎么了解大事，怎么了解大局？

要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子味、流氓气。很多的人想采访我，但我一个也不接受。为什么？我怕！以前有人写我，说我“潇洒”，我像土豆一样，有什么“潇洒”？有人在文中描写我“沉思”，“向窗外看了一下”，我不会“沉思”，也没向窗外看。

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

“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室在5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有一次，爱泼斯坦特别气愤地问我：“老范，写报告文学能虚构吗？”

我说：“不能吧。”

他告诉我，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3000来字，错了25处。“他说我结婚，宋庆龄来证婚。真是见鬼，造谣造到宋庆龄头上了。”

现在报纸上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任意粉饰、拔高，想象还说是“合理想象”。

我自己也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瓦房店纺织厂的歌咏队不错，让我去采访一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无法去现场采访，他便让我去找歌咏队的队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什么“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

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的作者根本在胡编，第一，他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允许唱歌，那样是违反劳动纪律的。那时我刚刚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后来写稿件，一点儿也不敢马虎。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为什么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基层是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

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说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那个公社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是那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农民！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历史转了一圈儿，又回到了这儿。

为什么要讲深入群众？因为不深入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现在的假话太多了，前年我还写了篇文章，叫《人到七十学听话》，你要不仔细听，就很难发现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像全国农

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0.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王府井。我还对他们讲，不要只看“紫房子”，也要看黄土地。“紫房子”是指北京最早的婚纱影楼。很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要把眼光放到老百姓身上。

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得苦，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像“唐老鸭”（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和吕岩松这样的优秀记者不多。现在的条件比过去优越，地方上知道你要来，提供给你最优越的条件，所以现在想深入都很难。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一些记者：

早辞宾馆彩云间，
百里方圆一日还。
群众声音听不着，
小车已过万重山。

如果不深入基层，就只会说些套话，什么“应该指出”、“众所周知”，什么“毋庸讳言”、“必须强调”，苍白无力却说得似乎理直气壮。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呆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我就拿这么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不出有分量的报道了。

每个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要把困难当作磨炼。我认为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只有热爱新闻工作你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吃苦。新闻事业充满风险，但值得去为之奋斗终生。

- I 代前言 如有来生,还做记者——谈新闻记者的修养 / 范敬宜

新闻篇

- 3 多读好书勤思索——与新闻专业学生谈怎样学习 / 甘惜分
- 7 西方新闻自由悖论 / 李希光
- 11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
访谈 / 汪晖 许燕
- 40 对“非典”时期新闻传播的科学反思 / 尹韵公
- 48 依旧怀念一九六八：传播媒体与反对示威 / 赵斌
- 55 批判·理性·正气 / 赵月枝 王永亮
- 65 全球传媒、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 / 罗伯特·W.迈克切尼斯

政治篇

- 81 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 甘阳
- 100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 张文木
- 131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 / 朱苏力
- 149 警惕对民主的修饰 / 王绍光
- 158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 潘维

经济篇

- 169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 / 莫里斯·迈斯纳
- 174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 刘国光
- 186 谈“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形势 / 温铁军
- 211 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 / 吴立波
- 223 高贵的精神 / 潘维

社会篇

- 231 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的再反思 / 刘康
- 241 胡温改革：新的共识 新的走向——专访政治学者王绍光 / 玛雅
- 252 “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 温铁军
- 260 书写历史：《高家村》序 / 高默波
- 267 改革开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 郎咸平

思潮篇

- 285 卡尔·马克思 / [法]布罗代尔
- 289 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 / 刘国光
- 300 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 房宁
- 315 重新阅读西方 / 甘阳 刘小枫
- 318 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 / 刘禾
- 326 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 高全喜

- 339 “救亡压倒启蒙”？——对 80 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 / 李杨

文化篇

- 361 再造语言 / 李书磊
- 370 1980 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 / 黄平 姚洋 韩毓海
- 397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作家 / 旷新年
- 404 中国与全球资本:文化视野中的考量 / 赵月枝
- 422 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 / 赵斌
- 428 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 / 陈炎
- 437 《万历十五年》质疑 / 陈梧桐

国际篇

- 445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 李慎之
- 452 起火的世界 / 蔡爱眉
- 461 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海因兹·迪特里齐(Heinz Dieterich)
访谈录 / 索飒
- 472 地缘政治中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景——玛雅与张文本对话 / 玛雅 张文本
- 484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 / 江时学
- 490 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 王绍光
- 497 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种手法 / 张西明
- 501 代后记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刍议 / 李彬
- 504 跋
- 507 附录 乡村八记 / 李强

新
闻
篇

多读好书勤思索

——与新闻专业学生谈怎样学习

□ 甘惜分*

题解：甘惜分先生是新闻理论方面的学术泰斗，与新闻史方面的学术泰斗方汉奇先生并为双子星座，辉映着新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星空。他们的一生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创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新局面，气象恢弘，卓然大家，而且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培育了业界与学界的一大批后来人，薪火相传，已然燎原。

在这篇“大手笔、小文章”里，甘惜分先生以新闻实践、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切身经验，向广大新闻学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深意的思想，包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等。最后的赠言尤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知识老化，思维僵化，文风套话，新闻界之大敌也。”

* 本文作者 1916 年生于四川省邻水县，21 岁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 120 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 年转任新华社记者。1949 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 年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8 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记协特邀理事。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 30 年》等专著出版，主编有《新闻学大辞典》，发表论文 100 多篇。

《新闻战线》的同志们要我谈一谈新闻专业的学生该怎样学习。这个问题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同体会,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穷苦出身,在革命队伍中长期摸爬滚打、不断自学出来的知识分子。几十年过去了,我已老了,回顾一生,并无大的成就。要谈辛苦,倒是不少,我现在把一生辛苦得来的经验向青年同志交交心,也许对大家有点用处。

正因为我幼年贫苦,读完初中就辍学了,但我读书之心不死,养成了读书习惯,即使走路,也常常索解书中之困。青年时期爱读小说,上世纪30年代参加了革命,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爱读理论书籍。那时农村环境非常艰苦,延安解放区只能出版马列书籍,其他中外古今的经典著作难以出版。我青年时代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没有读到许多中外名著,实在是遗憾之极。青年时代正是记忆力好,精力旺盛之时,那时读的书,永远难忘记,到了老了才读名著,很难记住。所以我奉劝今日的青年,趁年轻力壮之时,发愤读书,特别是古代典籍和当今名著,读得越多越好,千万不可信奉“读书越多越蠢”的谬论,耽误了大好时光。

书读多了会成书呆子吗?如果你读书时头脑多想想,书上什么对,什么不对,联系眼前现实生活,有批判、有目的地仔细思索,你不会成为书呆子。你如果死读书,对书上什么都信,你在社会生活中会碰钉子的。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实在是至理名言。唯实者,注重社会实践也。现在有些青年不但很少读马列之书,连毛泽东的书也很少读,这是很不好的倾向。不读毛泽东著作,你就不懂中国现代史。《毛泽东选集》1~4卷,应该熟读,如果实在忙不过来,也应当读完《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

我要特别提醒:新闻工作者要多读点历史,包括中国史和世界史。这句话我说了多年,有些人好像还不大重视。我写过《论新闻学与历史学》、《再论新闻学与历史学》,未引起大反响。不懂点历史,就好像家里不富有,几块钱花掉就成了穷光蛋。懂点历史的记者、编辑就好像一个大富翁,从采访到写作,就可以东南西北,上下古今,左右逢源,联想丰富。你的文章就有了深度,读者读起来会大有收获,认为这位记者肚子有学问,非肤浅之辈。编辑记者本人也会自觉内心充实,编辑、写作时,文章自然也就立体化了。

读历史,还可以从读名人传记入手。对人类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他们的一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你读他的传记或回忆录,不但对你的思想是一种提升,而且通过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可以了解正史上所看不到的有趣的细节,可以大大丰富你的知识。我最近碰到几个年轻的新闻学硕士研究生,他们连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造反派头头都不知道。你连这些当代史都不知道,你怎么懂得几千年中国史啊!

以上说的是多读书,多读史。下面再讲讲勤思索。

你既然上大学,读研究生,你将来就要从事新闻或新闻研究工作,从现在起你就必须要在你的专业范围内经常思索科学的规律,直到毕生。科学工作者不只是肚子里装满